

國學基本文
叢書簡編

文

選

二



李蕭
善統
註選

國學
叢書
基本
編

文

選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十六

志下

閑居賦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
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姪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姪子也與長孺同傳爲人詔依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減切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之大亦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輪跡又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事也杜預左氏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平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僕少注曰効致也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

皇帝減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爲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爲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尚書郎廷尉平。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之際。謂凶廬裏寒涼幽闈。今之處故曰諒闇。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爲太傅輔政高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何休公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爲郎。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徒懷令爲尙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爲遇不遇命也。廣雅曰効驗也。昔通人和長興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興莊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右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政無非。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罊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鄭玄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如不危殆也。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我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余日出而作。

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衍然有自得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爲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酷酪以俟伏臘之費也。鄭玄周易注曰牧養實也。粥與蠶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謂之膳者，蓋也。鬻養之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曆忌。釋名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孝。孝乎惟孝友。蜡漢改爲臘。臘猶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聲類曰遂從意也。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寗。遽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恐。尚書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聘力。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寗。遽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恐。尚書曰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諭語子曰寗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何巧智之不足而拙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祓禊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者有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而拙者不足。管子曰巧者有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五陪京泝伊面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等陪京泝伊面郊後市。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曰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卽今浮橋爾雅曰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跱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

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禮含文嘉曰。禮也。闕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也。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谿子巨委異叅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牙也。本或爲異。磲石雷駭激矢蚩飛礮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卷同歸誤也。言曰。羿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蚩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蚩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鏑謂之羊頭三鏑長六尺謂之飛蚩。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鏑稜也。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樂乎其敞閑也。環林繁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靈圓以法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禮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曰。禘郊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之帝所與百神遊。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謡云：『杓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

荀子曰：「漢帝時零陵文學矣，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乎隱隱乎。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張騫傳曰：「坐則誦詩書。」

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徒濟濟儒術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君子未覩夫巨麗。」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廬東北五里。」

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儒術進。」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字問於東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蔡邕勤學篇曰：「夏進賢良。」

教也成之以文德。蓋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尙書曰：「德無常師。」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可。」

入室升堂七十餘人。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尙書曰：「德無常師。」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可。」

以爲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言棄紱藏璽咸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師。」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爲美。論語曰：「里仁爲美。」鄭玄曰：「里者人之居處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爲賈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

居之及孟子長學。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曰：「君子之居也。」孟子曰：「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馮衍顯志賦曰：「捷六枳而爲游鱗瀟瀟。」

蘚苔敷披。澑澑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竹木。」翁藪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有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甚美。世罕得之。」方彌切。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荊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

容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
容成造曆爲碓磨之磨漢書音義曰櫻桃舍
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櫻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
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榴也蒲陶似燕薁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
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
櫻桃也張揖上
林賦注曰薁山李也郁與薁音義同
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鈞曰春
致其時華實乃榮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薹
堇薺甘旨蓼菱芬芳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萐曰堇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
注曰葰廉薹也韻略曰蓼香菜也相惟切與葰同
羲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
菜似薹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
薹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薹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餽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
薹
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熑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
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熑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
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
神通乎六合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傅祇以足疾版輿
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體以行和藥以
素木爲之以皮爲襯攜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
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疴有痊說文曰疴病也莊子曰今余席長筵列孫子
皆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疴有痊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融高第頌曰黃
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潔也爾雅曰弱瀆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
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機紫房水挂頰鯉果揚芳紫房潰漏
熱毛萐詩傳曰頰赤也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禊濱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
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機紫房水挂頰鯉果揚芳紫房潰漏
稚小也方言曰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
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頤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和而怡憚。浮賦曰：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屬俗通曰：絲竹曰管。西京賦曰：蓬萊而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卬。頓足起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曾子曰：旦就業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幾陋身之不保。尙矣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論語曰：君子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生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爐。相如身自滌器。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林曰：幸吉。其辭曰：子爲也。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

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虞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

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付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

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著

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

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恣樂而忘於爲人人后自謂也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鄭玄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意相親而已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

慤之懽心

荅韻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慤謹也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

言奉君虛言而望爲誠實離宮卽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看饌

也史記曰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

楚辭曰悲愁窮惑兮獨處禮記曰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

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

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毛萇詩傳曰

白日窈冥兮羌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

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

稽稽楚辭曰裳稽稽以含

王逸曰襜襜搖貌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闇闇盛也聞魚斤切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炤炤而

長吟說文曰存

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

楚辭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憑噫氣滿貌字林曰

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正殿塊以造天

襲內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

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曰從容以和

兮鬱並起而穹崇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

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

臺少頃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

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噭噭而似鍾音字林曰

切金鋪以金爲鋪首也噭噭聲也噭音曾眩

胡愬

宏刻木蘭以爲棟兮飾文杏以爲梁。木蘭似桂木，漢書音義。臣贊曰：邪杜爲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瑰木之樺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樺，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爲構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構櫨柱上枅。康與棟同音。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彷彿而不見。心淳熟其若湯。說文曰：五色燐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埤雅曰：燐，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燐，明也。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璿琨之文章。鄭玄禮記注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爲瓴甓。采色閒雜象琨琨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甃謂之甓。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甓爲甃。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尚書曰：筐，玄纁織組。孔安國曰：組，綏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綏之事。鄭司農注曰：綏，所以繫帷也。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殿央央白鶴嘵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廣雅曰：嘵，嗁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恨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恨，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姱容修態，直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案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卬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卬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卬，五郎切。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望恨也。懸明月以也。楚辭曰：儻悽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贊漢書注曰：蹠跟爲跕，挂趾爲蹠。說文曰：蹠履也。一曰：鞮，鞮屬鞮革履也。蒼頡篇曰：蹠，徐行貌。蹠與蹠音義同。之譽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也。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爲枕席。冀君來而幸臨也。廣雅曰：搏，著也。段丸切。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

常夢想。見之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廷廷恐懼貌。狂往切。楚辭曰。魂廷廷而南行。衆雞鳴而愁予。畢昇也。大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漫漫。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澹偃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歷也。澹偃塞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塞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憂必有外患。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減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爲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者。減榮緒晉書曰。嵇康爲竹林之遊。預其流士與牛。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而上人安異。庶弟俊才妻美。異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異病之。告安誘己。異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闕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友弟安親善。會異之。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援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法刑也。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琴而鼓。旣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於今日邪。康別傳曰：袁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斬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則陰氣凝結而為冰。故云寒冰。虞淵之汜淒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舟兮

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經山陽之舊居書河內郡有山陽縣

書河內郡有山陽縣

漢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子自衛反魯
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毛詩鑒
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

濟黃河以汎舟兮

乎城隅我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爲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又方禾黍油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蘡蘃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聲曰麥秀漸兮少米韻方言曰惟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聳彼狡童兮不我好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念也史記曰李斯

不我好。惟古昔以懷

空廬賦曰起於窮巷之閒歎黍離之愍周兮悲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蘡蘩此父母之見周墟盡爲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植今兮心徘徊以躊躇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種

志麥秀於殷墟序。委
故宗廟宮室盡爲國志動心悲作雅言

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曾子曰吾從周仲尼謂其器皆
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至秦秦王拜斯爲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按治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列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顙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奉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
王拜斯爲客卿卒用
而令趙高按治斯居
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
心上蔡東門逐狡兔豈
心上反二世乃具斯五刑

國尚書傳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如皇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固圉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今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願一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爲中丞相事無

者楚上蔡人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清淨厭慮。長門賦曰。聲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令心寫。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

歎逝賦一首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爲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爲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

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達國語注曰。僅方也。賈言。纔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親之近也。孫林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尙書傳曰。襲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子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辰倏忽其不

懲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懲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藥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歟正陽而含朝霞毛萐詩傳曰挹劑也挹音挹劑音俱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閼挹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爲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滅亡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譬日及之在條恆雖盡而弗寤策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爲日及一曰王蒸潘尼朝菌賦曰木槿櫻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墮瘁慅城闕之丘荒尙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形而外揚舞賦曰幽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爾雅曰咨嗟也茫茫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當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毛詩曰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

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肫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
柏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肫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
難。此路卽死路也。晏子春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
秋。曰。前車覆後車戒。毛詩曰。翹錯薪。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年彌往而念廣塗。
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
薄暮而意迷。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追迫也。阻格切。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協
韻所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
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
見上樂墮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失也。宅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墮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言
思出自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
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
言旣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平。言不足亂。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
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祗擾予心。毛萐曰。擾亂也。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惑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
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
長夜也。原夫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子。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
者惡觀其識道也。殷深也。

曰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位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

潘安仁

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諱榮，字秀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侯。音毗。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言岳有名譽，爲謹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謹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勤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壻之父母相謂爲昏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謹生潭字道元。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司馬臣松不幸短命。之任也。王充論注魏志引劉曄傳曰：楊暨字驥。晉荊州刺史子譚字道源。次韶字公嗣。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旣有私艱，且尋役于外。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曰：不幸短命。衡曰：充罷州役，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在洛陽東南五十里。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焉。楚辭曰：不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雺以掩路。埤蒼曰：雺，白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輒以凝沍。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車輪謂之軌。王逸楚辭注曰：軌，支輪木也。廣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日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睇歸雲。俯鏡泉流。傅毅七激曰：仰歸雲，迴豫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日晚而將暮。白日晚其將暮。仰睇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